

光明戲劇叢書

VI

結婚

果戈里原著
馮騷改譯

光明書局印行

823.3
DS27
(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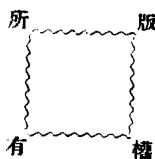
結 婚

(劇幕三)

著 原里戈果

編 改 騷 馮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二月五版發行



結
吻？

原著
戈里

改譯者
馮驥

發行者
光明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電話九六四二

光明書局

分處
本外埠各大書局

改譯者的話

結婚是果戈理繼欽差大臣後又一諷刺喜劇。開始寫於一八三三年，直到一八四二年才完全寫成，前後差不多花了將近十年的工夫。的確，這個劇本雖然很短，可是寫作時間之長，却和他兩大名著欽差大臣和死魂靈不相上下，除了死魂靈第二部外，沒有一部作品像他寫結婚時那樣句斟字酌的。他曾幾次三番把這劇本修改，直到現在，除了一八四二年的刊本外，保留着的手稿，至少還有五種。

這劇本初次上演於聖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林斯基劇場，時爲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九日，上演的時候，和欽差大臣一樣，轟動了首都的整個劇場。今年四月九日，上海劇藝社也曾在新光大戲院上演過一次。演出的結果，聽說很好。

不過要照着原著，原封不動的搬上舞台，總覺得有些不大妥當。第一，這雖是

一個喜劇，但搬演的還是沙俄時代的事，距離現在至少將近一百年了，不但時代和目前不合，就是風俗習慣，也有許多不是中國的觀衆所能了解。第二，俄國人的稱呼，向來除了本名以外，還兼稱父名的，譬如劇中的新娘，她的姓名要是不加改動，那麼全稱應該是「安格費·蒂霍諾夫娜」，這未免太覺囁嚅，中國的觀衆尤其聽不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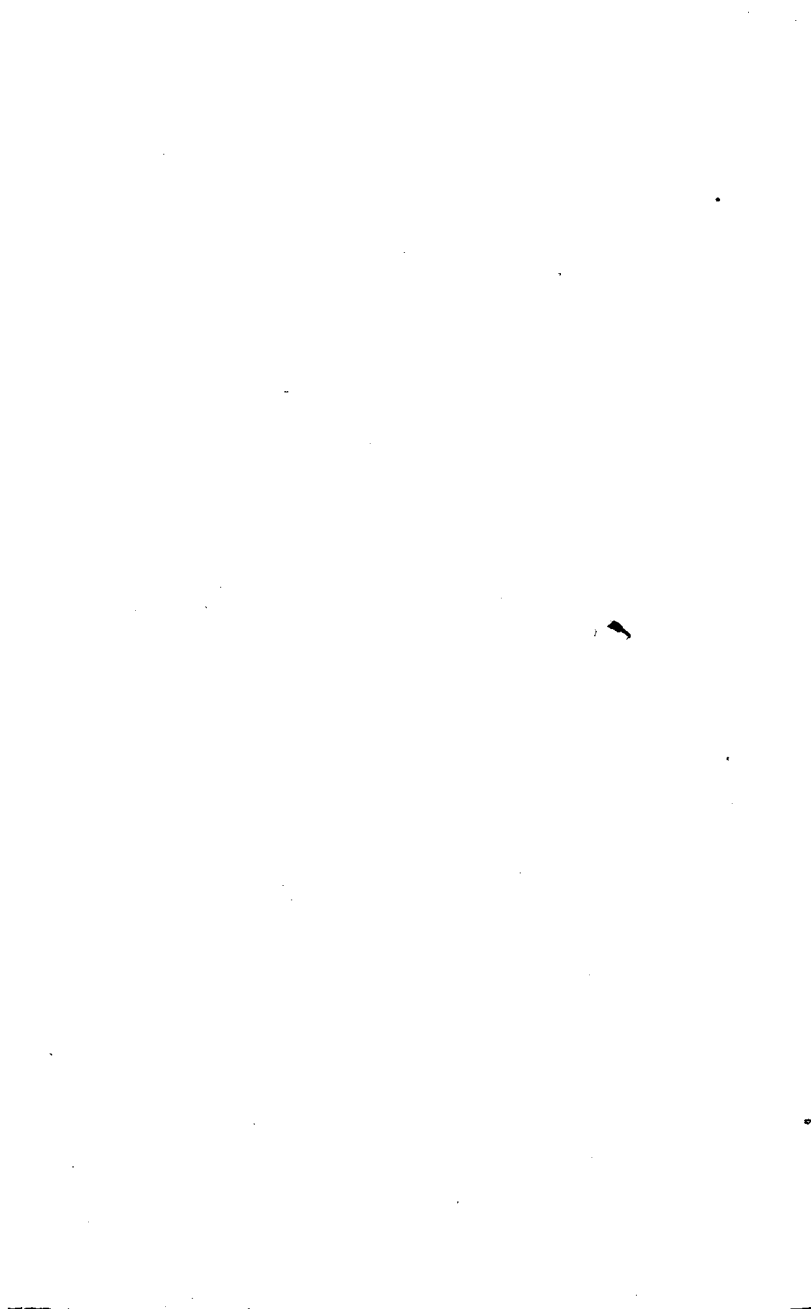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久以前就想改譯這劇本，使牠合於小劇團的上演。不過改譯並不是怎麼容易的事，尤其是人名方面，有許多人的姓名可以作另一種解釋，譬如柏維基的姓叫「耶伊赤尼赤」，俄語就是炒雞蛋，改成了中國名字，就不容易傳出這種幽默風趣來，勉強把他改成綽號，總嫌不大貼切。此外，在當時的俄國上等社會裏，以說法國話爲時髦，幾乎成了普遍的風氣，然而在目前的中國，却沒有這種習俗，這裏勉強把牠改成了英語，其實中國的上等社會裏的女子，就使不會說英語，也不是怎樣失面子的事，所以這裏路金因安小姐不會說英語便打消了求婚的念頭，實在也有些

牽強的。

果戈理這劇本原祇兩幕，第一幕共二十一場，第二幕共二十五場。但第一幕從第二場至第十一場是在鮑國新家裏，第十二場起却移到了安小姐家裏，這場面的轉換如若沒有旋轉舞台，是很困難的。爲了適合舞台條件起見，所以我就把原劇的第一幕區分做兩幕，成爲三幕劇。雖然看起來有些頭輕腳重，但在演出上，却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困難。

劇中的鮑國新，可說是一種「乏」的脚色的代表，他連一些決心都沒有，甚至連結婚這樣的終身大事他也拿不定注意，終於跳窗逃走了。這與其說是笑談，毋甯說是一種深刻的諷刺。在目前的中國，也未嘗沒有這種「乏」一角，口頭上牛皮吹得大大，臨了却脚底抹油，希望這個劇本能使他們看了，多少有些覺悟過來。

本書是照果戈理的原著改譯的，前後頗費去不少的時間心血，假使有什麼劇團要照本書的樣子上演的話，請先通知我們一聲。



第

一

幕

獨身漢的房

屋

登場人物

安小姐——一位待嫁的商人女兒。

潘太太——安小姐的嫡母。

費媒婆

鮑國新——某機關的祕書兼收發主任。

柯慈甫——鮑國新的朋友。

柏維基——法院承發吏，綽號炒雞蛋。

路金——退職軍官

芮華生——海軍人員

杜絲——女僕

史達國——百貨公司的商人

高陞——鮑國新的僕人

鮑

第一場 鮑國新（獨自躺在沙發上，口裏啣着烟斗。）

一個人在空閒的時候想來想去，總覺得一定要討個老婆才像樣。真是活着，活着，活得自己都有些不耐煩起來了。現在又過了一個月，一切都已經準備完畢，媒婆也上門三個月了，弄得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二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鮑 媒婆來過沒有？

高 沒有。

鮑 裁縫店裏去過沒有？

高 去過。

鮑 那件結婚禮服在縫嗎？

高 在縫。

鮑 縫得很多了嗎？

高 很多了，已經在縫鈕扣了。

鮑 你說什麼？

高 我說：已經在縫鈕扣了？

鮑 他沒有問過老爺要縫禮服，有什麼用？

高 沒有問。

鮑 也許他說過，不是你們老爺想娶親嗎？

高 沒有說過。

鮑 你看見他店裏有別的結婚禮服嗎？是不是他也在代別人縫？

高 他店裏掛着不少結婚禮服。

鮑 不過那些衣服的面子也許比我的壞。

高 是的，您的那件好看些。

鮑 你說什麼？

高 我說：您的那件好看些。

鮑 算了，他沒有問老爺爲什麼要用這種面子縫衣服？

高 沒有問。

鮑 他難道一些都沒有說過，是不是你們老爺打算娶親？

高 沒有，沒有說過。

鮑 可是，你說過我的官銜，和在什麼機關裏辦公沒有？
高 說過。

鮑 他怎麼樣？

高 他說：要好好兒做。

鮑 好了，現在你去吧。

（高陛下）

第三場 鮑國新（一人）

鮑 我的見解是穿藍袍黑掛好像顯得正派些。穿顏色淺的衣裳，有點孩子氣，只配給那些書記官和一些小脚色穿罷了。品位高的應該守那個……那個……該死！我怎麼把這名詞忘了！很好的一個名詞，居然竟會忘了！不過不管怎樣，祕書的地位總不小，勝過一個縣知事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四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鮑 鞋油買了沒有？

高 買了。

鮑 在什麼地方買的？是我對你說的，大新街上那小商店嗎？

高 是的。

鮑 怎麼樣？鞋油好不好？

高 好。

鮑 你有沒有拿皮鞋油試擦過一下？

高 已經試擦過了。

鮑 怎麼樣？亮不亮？

高 亮倒是很亮的。

鮑 他賣鞋油給你的時候，有沒有問，老爺要鞋油做什麼用？

高 沒有。

鮑 也許他說過，是不是你們老爺想娶親？

高 沒有，一點都沒有說過。

鮑 好了，現在你去吧。

（高陞下）

第五場 鮑國新（一人）

皮鞋，好像是小事，可是做得壞，再加上劣等鞋油，在上流社會裏就會得不

到人家尊敬，總有點不大像樣。……要是一有雞眼，那就更壞。隨便什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要生雞眼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六場 鮑國新與高陞

老爺，有什麼事吩咐？

你對皮鞋匠說過，不要有雞眼嗎？

說過了。

他說什麼？

他說：好！（下）

第七場 鮑國新與高陞（後上）

嘿！娶親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，又是這個，又是那個，這件事，那件事，都要弄得停停當當的。真要命！完全不像說起來那樣容易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（高上）我還要對你說。……

高 老太婆來了。

鮑 來了，就叫她進來罷（高下）這件事情……這件事情……倒真是一件難事！

第八場 鮑國新與媒婆

鮑 你好，你好，老太婆，怎麼樣？有什麼事？端過椅子來坐下，說罷。怎麼樣？倒底怎麼樣？那個，那個叫什麼：安……怎麼樣了？

媒 是安小姐。

鮑 不錯，不錯，安小姐，一定是一位四十歲的老處女。

媒 絕對不是，包你娶了以後，每天都要滿口誇獎，謝我這老太婆還來不及。

鮑 你這老太婆真會說謊！

媒 我老了，不會說謊的，狗才說謊呢。

鮑 嫁粧呢？嫁粧呢？你再說一遍。

媒 嫁粧是：在公共租界裏一所兩層樓的石庫門房子，每月收入的租金真多得叫